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朱和臣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

梁武帝集題詞

梁武帝淨業賦序即曹孟德之述志令也孟德奸雄善文自許西伯梁帝亦謬比湯武大言不怍夫長沙酷害樊鄧興兵勢成騎虎延頸為難獨無道既誅鼎新有主忽焉狐盜覆齊宗祀猶總師稱朕妄擬南巢白旗則石勒胡人且笑曹

馬矣帝負龍虎之相兼文武之才史賛其恭儉
莊敬藝能博學人君罕有惜羯寇滔天臺城煨
燼制㫖二百餘卷五禮一千餘卷通史六百卷
後世無繇誦讀今得其詔令書勑諸篇置帝王
集中則魏晉風烈間有存者雕蟲小伎壯夫不
為尚幸見之朝廷未容以河中之水東飛伯勞
數詩定帝高下也捨道歸佛躬為教宗顧白衣
所急首唱斷肉耳據帝自序絶魚肉斷房室欲

天下知其不貪其責賀散騎又云腰瘦二尺救物故也神器至重逆取順守僅欲以黄鸁菜味自救不臣為計短矣至今愚夫愚婦身盜賊而口素食即云銷孽滅過率祖帝術也

目録

賦

令所在條陳民患詔

令所在條陳時政詔

令郡縣各陳時政闕失詔

命朝堂条議疑事詔

命尚書郎奏事詔

設謗木肺石二函詔

風聞奏事詔

用賢詔

拜何遠給事黃門侍郎詔
與陳慶之手詔
以伏暅為豫章內史詔
遣豫章王北伐詔
授武陵王揚州刺史詔
旌沈崇傣詔
旌甄恬詔
答徐勉修五禮詔

贈范雲詔

贈袁昂詔

贈蔡道恭詔

贈張惠紹詔

贈鄭紹叔詔

贈馮道根詔

贈呂僧珍詔

贈昌義之詔

賻陸雲公手詔

贈丘仲孚詔

䘏何點詔

謚庾詵貞節處士詔

贈臨川王宏詔

贈南平王偉詔

贈鄱陽王恢詔

改封南昌公為侯詔

勑

與何胤勅三首

勅昭明太子

勅報皇太子

答皇太子請御講勅

又

又

答晉安王請開講啟勅

答晉安王謝開講般若啟勅

勅光禄大夫江蒨

勅沈約撰佛記序

與周捨論斷肉勅

又

又

又

又

答曹思文勅

唱斷肉經竟制

冊

謚始興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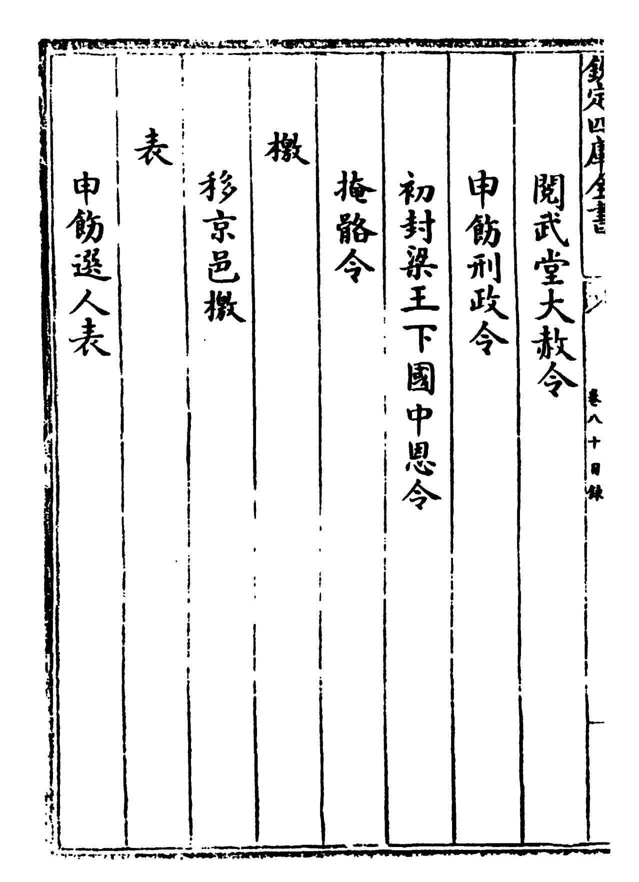
璽書

賜左丞范鎮璽書

令

霸府去苛令

霸府禁奢令



檄

表

金剛般若懺文

摩訶般若懺文

斷酒肉文四首

樂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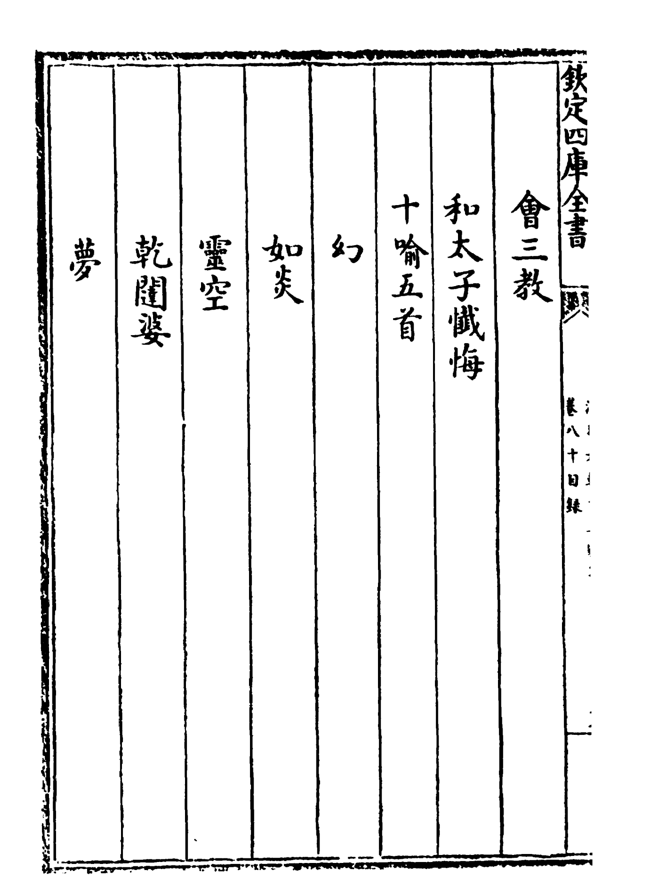
芳樹

有所思

臨高臺

雍臺

鳳笙曲
採菱曲
遊女曲
朝雲曲
上雲樂
鳳臺曲
桐柏曲
方丈曲



會三教

和太子懺悔

十喻五首

幻

如炎

靈空

乾闥婆

夢

覺意詩賜江革

送始安王方略入關

聯句

清暑殿効柏梁體

聯句詩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目錄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

明 張溥 輯

梁武帝集

賦

淨業賦有序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獨往之行

乖任縱之心因爾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

有事戎旅喀無寧歲上政昏虐下豎姦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刀應勑梅蟲兒茹法珍俞靈韻豐勇之如是等多輩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寶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于時羣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閣公亦怒而言曰亂戴頭亂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殺在口忠良被屠戮之害功臣受無辜之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驅皆稱帝主人主尊極用其詭詐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忘昏曉屏除京邑不脫日夜屬

纊者絶氣道傍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產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懔懔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報無聞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遂復遣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至雍州就諸軍帥欲見謀害衆心不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貔虎器甲精銳君親無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横暴出自羣小畏壓溺三不弔况復姦豎乎若默然就死為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荆州為蕭穎胄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

然大號建牙竪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艫翳漢竟陵太守曹宗馬軍主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艒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降款姑熟甲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士稽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甦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猶欲避位以俟能

者若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貽累幽顯乃作賦曰日夜常思惟循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負扆臨朝冕旒四海昧旦乾乾夕惕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譬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烹宰衆

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内異食莫不畢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筯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噉魚肉雖自内行不使外知至於禮宴羣臣餚膳按常菜食味習體過黄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朏孔彦頴等屢勸解素乃是忠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刳心擲地數片肉耳所頼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

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復
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於是四體小
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姚菩提疾侯所以劉澄之云澄之
知是飲食過所致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
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揺頭云
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爾于時久不食魚肉亦
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無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
猶令為治劉澄之處酒姚菩提處九服之病逾增甚以

其無所知故不復服因爾有疾常自為方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無復殺害障既不御内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内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已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心垢有静則心淨外動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爾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静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

而成青過恒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内意而自騁目隨色而變易眼逐貌而轉移觀五色之玄黄翫七寳之陸離著華麗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麗天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絲竹亦繁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絶歷四時而相尋或亂情而惑慮或愓耳而堙心至如香氣馞起觸臭

發識婉娩追隨氤氲無極蘭麝夾飛如鳥二翼若渴飲
毒如寒披棘舌之嗜味衆塵無有大苦鹹酸莫不甘口
噉食衆生虐及飛走唯日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罔
慮幽咎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揚巧笑娥眉細腰
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潔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
欺至如意識攀縁亂念無邊靡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
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
老隨逐無明莫非煩惱輪廻火宅沈溺苦海長夜執固

終不能改迷否相隨災異互起內懷邪信外縱淫祀排虛枉命蹤實橫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祉前輪折軸後車覆軌殃國禍家亡身絕祀初不內訟責躬反己皇天無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內淨心塵不與不取不愛不嗔如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淤泥不能汙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眞霧露集而珠流光風動而生芬為善多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隨恒與道而為隣見淨業之愛果以不殺而為因離欲

惡而自修故無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礙亦淨如久澄水如新磨鏡外照多像內見衆病既除客塵又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滅止善既修行善無缺清淨一道無有異轍唯有哲人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氷志皎潔其如雪在欲結其既除懷憂畏其亦滅與恩愛而長違顧生死而永别覧當今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懷荆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存躬修聖行其不已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萬代流於清風豈伏

強而稱勇乃道勝而為雄

孝思賦 有序

想緣情生情緣想起物類相感故其然也每讀孝子傳未甞不終軸輟書悲恨拊心嗚咽年未髫齔内失所恃餘喘竛竮孀媪相長齒過弱冠外失所怙限職荆蠻致闕晨昏江途遼夐家無指信髣髴行路先君體有不安晝則輟食夜則廢寢方寸煩亂容身無所便投刺解職以遵歸路于時齊隋郡王子隆鎮撫陜西頻煩信命令

停一夕明當早出江津送別心慮迫切不獲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風浪不遑寧處途次定陵船又損壞于時門賓周仲連為鵲頭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屢經危險僅而獲濟及至戾止已無逮及五內屠裂肝心破碎便欲歸身山下畢志墳陵長兄哀慜未說獨行續有北問狡虜寇邊朝廷以先君遺愛結民咸思在昔故舊部曲猶有數千武慶宗將領留防彼鎮時便有旨使扞壽春王事靡盬辭不獲免刺史崔慧景志懷翻覆

遠招逋逃多聚姦俠大猾凶醜莫不雲集至如彭盆韓
元孫等不可稱數倍道電邁奄至淮淝凶徒疑駭相引
離散臺軍主徐玄慶房伯玉等欲襲取慧景乃固禁之
方得止息是歲齊明作相疑論未決密馳表疏勸徵慧
景折簡而名必不違拒即重遣還以安其心姦渠既出
緣邊無虞旬朔之間慧景反鎮即便解甲以歸京師因
爾驅馳不獲停息數鍾百六時會雲雷撥亂反正遂膺
四海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今日為天下主而不及供養譬猶荒年而有七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長號何解悲思乃於鍾山下建大愛敬寺於青溪側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極之情達追遠之心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宮內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盡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樹雜沓

限以國事亦復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朔望親奉饋奠雖復得薦珍羞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衷事形於言乃作孝思賦云爾

感四氣之變易見萬物之化成受天和而異命稟地德而齊榮察蟭螟於蚊睫觀鯤鵬於北溟彼含識而異見同有色而殊形雖萬類之衆多獨在人而㝡靈禮義別於飛走言語異於鸚猩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

而弗思仲由念枯魚而永慕丘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導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無已既懷憂以終身亦銜恤而沒齒當閒居以永念獨拊膺而自傷徒升岵而靡瞻空陟屺其何望涕縱橫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覽地義以自咎懼滅性之乖方仰太極以長懷乃告哀於昊蒼與皇天之有感何報施之茫茫曉百碎於魏闕夜萬斷於中腸心與心而相續思與思而未央晨孤立而縈結夕獨處

而徊徨氣塞哀其似噎念積心其若狂至如獻歲發暉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啟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悦於懷抱但罔極而纏心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衣凄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若乃寒氷已結寒條已折林飛黄落山積白雪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飂飂目觸事而破碎心隨感而斷絶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年揮忽而莫反時瞬睒其如電想

慈顔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見痛生育之靡答報顧復而無忓悲與恨其俱興涕雜血其如霰鶬青春而差池鴻素秋而翺翔去來候於節物飛鳴應於陰陽何在我而不爾與二氣而乖張常茹酷而輪迴歷日夜而不忘既視丹而成緑亦見白而為黄擾性情以翻覆汨神慮而迷荒想鳴鶴而魂斷聽孤雛而心死慟終天而無怙號罪世而靡恃覩休屠之日磾豈教義之所及見甘泉之畫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動而不安遽入侍於帝室值

何羅之作難乃捨之以投瑟趙王臣之稱首冠誠勇而無匹士行已之多方見石他之有權身雖死而名揚乃忠孝而兩全顧丁蘭其何人家河內之野王時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親亡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劉鎮就養而不暇常遠汲而力寡苦節感於幽靈醴泉生於竈下顧長沙之臨湘有古初之道始時父没而未塟遇隣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長號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獨樞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黄雀入帳隗通横石

特起盛彦之開母目邢渠之生父齒覧斯事而衆多亦難得而具紀靈蚍銜珠以酬德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尚爾況三才之令人治本歸於三大生民窮於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横四海而不撓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門其何教

圍棊賦

圍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瑶玄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驅雙軌

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顧亦馮河而必危癡無成術而好鬬非智者之所為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為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為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促劇踈勒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兎或有少棊已有活形失不為悴得不為榮若有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

咸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蓄鋭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亦俛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廂井欄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先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

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奥秘

賦體

草廻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芳競飛於陽和花爭開於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𠖥精甦戎車之屢駕

詔

遣使巡省詔

觀風省俗哲后弘䂓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

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釣致王業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於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懔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慙照遠智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輿言夕惕無忘鑒寐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謡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徇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迷邦藴奇待價蓄響藏眞不求聞達並依名

騰奏罔或遺隱使輶軒所届如朕親覽焉

遣使巡行州郡詔

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必逮末代風凋久曠兹典雖欲肆遠忘勞究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晏踟蹰情同再撫總總九州遠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貧羸老疾懐寃抱理莫由自申所以東海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于懐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寃鉅害

抑鬱無歸聽詰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隱之念貽被四方遏聽遠聞事均親覽

求讜言詔

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條焉三紀不能使重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埸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徹田為糧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

聞達侮文吳法因事生姧胁石空陳懸鐘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寔賴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吏並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為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

令公卿入陳時政詔

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列代明文所以釐彼

庶績成兹羣務晉氏陵替虛誕為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闢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應有務之百官宜有所論可入陳啟庶藉周爰少匡寡薄

令百司各陳損益詔

朕達聽思治無忘日昃而百司羣務其途不一隨時適用各有攸宜若非總會衆言無以僃兹親覽自今臺閣省府州郡鎮戍應有職僚之所時共集議各陳損益具

以奏聞

令所在條陳民患詔

皇王在昔澤風未遠故端居玄扆拱默巖廊自大道既淪澆波斯逝動競日滋情偽彌作朕負扆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事白日西浮不遑飡飯退居猶於布素含咀匪過藜藿寧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富唯欲億兆康寧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分置內外條流四方所立屯傳邸治市埭桁渡津稅田

園新舊守宰遊軍戍邏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當隨言除省以舒民患

令所在條陳時政詔

覩時設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寔惟務本移風致治咸由此作頃因革之令隨事必下而張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猶繁廉平尚寡所以竚旒纊而載懷朝玉帛而興歎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守宰若清潔可稱或侵漁為蠹分別奏上將行黜陟長吏勸

課躬履堤防勿有不修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舊格

令郡縣各陳時政闕失詔

朕四聰既闕五識多蔽畫可外牒或致紕繆凡是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即時皆言勿得欺隱如使怨訟當境任失而令而後以為永准

令朝堂參議疑事詔

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

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是故放勛之聖猶咨四岳重華之叡亦待多士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不得習常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典

令尚書郎奏事詔

自禮闈陵替歷兹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閒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

奏事

設謗木肺石二函詔

商俗甫移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懍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傅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風聞奏事詔

成務弘風肅厲内外寔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拘常式見失方奏多容違惰莫肯執咎憲綱日弛漸以為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

用賢詔

學以從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闡治綱每敦儒術軾閭闢館造次以之故負褒成風甲科間出方當置諸周行飾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

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敘録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

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旁求俊乂詔

為國在於多士寧下寄于得人朕暗於行事尤闕治道

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匡救獻替可否用

相啟沃班下方岳傍求俊乂窮其屠釣書其巖穴以時

奏聞

舊族搜士詔

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絶用隔聽覧士操淪胥因兹靡勸豈共岳瀆繼靈偏有厚薄實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廣照屈於堂户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族邦内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勿限年次詔

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

甘顔勿限年次

定梁律詔

律令不一實難去弊殺傷有法昏墨有刑此葢常科易為條例至如三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慮内法出恒鈞前王之律後主之令因循創附良各有以若遊辭費句無取於實録者宜悉除之求文指歸可適變者載一家為本用衆家以附丙丁俱有則去丁以存丙若丙丁二事注釋不同則二家兼載咸使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

安以為標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議以此為長則定以為梁律留尚書比部悉使備文若班下州郡止撮機要可無二門侮法之弊

申勑諸州訊獄詔

三訊五聽著自聖典哀矜折獄義重前誥葢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兹朕自藩部常躬訊録求理得情洪細必盡末運弛網斯政又闕牢犴沈壅申訴靡從朕屬當期運君臨兆億雖復齋居宣室留心

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覧深懼懐寃就鞫匪惟一方可申勅諸州月一臨訊博詢擇善務在確實

慎刑詔

朕昧旦齊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懐故陳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詺獄殷懃親覧小大以情而明慎未洽囹圄尚擁永言納隍在予興愧凡犴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遞録囚徒如有枉滯以時奏聞

贖刑詔

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代民悅法行莫尚乎此永言叔世偷薄成風嬰罾入罪歛塗匪一斷弊之書日經於聽覧鉗鈦之刑歲積於牢犴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釋愧心於四海貽情素於萬物俗偽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清心無忘日用而委衔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

格以時奏聞

除贖罪之科詔

設教因時淳薄異政形以世革輕重殊風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嬰網陷辟日夜相尋若悉加正法則赭衣塞路並申弘宥則難用為國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命令遐邇知禁圄犴稍虚率斯以往庶幾刑措金作權典宜在蠲息可除贖罪之科

更開贖刑詔

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入貲吏下因此不無姦猾所以一日復勑禁斷川流難壅人心惟危既乖内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書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赦詔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恩澤屢加彌長姦盜朕亦知此之為病矣如不優赦非仁人之心凡厥愆耗逋負起今七年十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間無問多少言上尚書

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

赦詔

大運肇升嘉慶惟始刼賊餘日没在臺府者悉可蠲放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

停老少連坐詔

夫刑法悼耄罪不収孥禮著明文史彰前事蓋所以申其哀矜故罰有弗及近代相因厥綱彌峻髫年華髮同坐入愆雖懲惡勸善宜窮其制而老幼流離良亦可愍

自今逋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可停將送

停祖父連坐詔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至於父母並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耆年禁執大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預今恩

汝頴建州詔

二豫分置其來久矣今汝頴尅定可依前代故事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改合肥為合州北廣陵為淮州

項城為殷州合州為南合州

恤新附諸州詔

令汝南新復嵩潁載清瞻言遺黎有勞鑒寐宜覃寬惠與之更始應是緣邊初附諸州部內百姓先有負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偕并不得挾以私讐而相報復若有犯者嚴加裁問

禁止私利詔

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心消志

旦為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申
揚非為一人萬姓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
供阜是故憂憤賈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間誅求萬端或
於廚帳或供廐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
求民又復多遣遊軍稱為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
財供設或責脚歩又行劫縱更相枉逼良人命盡富室
加彈此為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
地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

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内止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以収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煙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結正

開山澤常禁詔

芻牧必往姬文垂則雉兎有刑姜宣致貶藪澤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資而頃世相承並加封固豈

所謂與民同利惠兹黔首凡公家諸屯戍見封爀者可悉開常禁

清公田詔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葢先聖之格訓也凡是田桑廢宅没入者公創之外悉以分給貧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税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已假者特聽不追其若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

在禁例

原宥散失官物詔

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氣象環回每弘優簡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以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緩凡散失官物不問多少並從原宥惟事涉軍儲取公私見物不在此例

通用足陌錢詔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聞外
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
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
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
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

撫流移詔

夫樂所自生含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通規朕矜
此庶氓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畧每布寛恤之恩而編

户未滋遷徙尚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殆闕自返
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開元發歳品物惟新思俾
黔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無曠土邑靡游民雞犬相聞桑
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
一日以前可開恩半載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
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即使著土籍為民准舊
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餘親
屬即為詣縣占請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戀本者

還有所託乃坐為市埭諸職割盜衰滅應被封籍者其田宅車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沒入皆優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賈富室亦不得頓相兼併遁叛之身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若有拘限自還本役並為條格咸使知聞

埋枯骨詔

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槥櫝有加事美漢策朕向隅載懷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寓縣遐深遵奉未洽

髐然路隅往往而有言愍沈枯彌勞傷惻可明下遠近各巡境界若委骸不埜或蔭衣莫改即就収斂量給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霑霜之骨有歸

罷京觀詔

去歳朐山大殲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但伐罪弔民皇王盛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収藏

立晉安王為皇太子詔

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

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於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國之尊晉安王綱文義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内敏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為皇太子庶百年勝殘方流餘慶必世後仁永固洪業

祠南郊恩詔

天行彌綸覆燾之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

齋宫虔恭上帝祇事熛燎高標太一大禮克遂感慶兼
懷思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窮者無出即年
租調清議禁錮並皆宥釋所討逋叛巧籍隱年闇丁匿
口開恩百日各令自首不問往罪流移他鄉聽復宅業
蠲課五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居局治事當勞二年可
班下遠近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特
立不求聞達咸使言上以時招聘

祠南郊恩詔

朕恭祗明祀昭事上靈臨竹宮而登泰壇服裘冕而奉蒼璧柴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於治道政法多昧實佇羣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並即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又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並可省除

祠南郊恩詔

朕當扆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勞亟移星紀今大䡖御氣勾芒首節升中就陽禋敬克展務承天休布兹和澤尤貧之家勿収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産子即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恤班下四方諸州郡縣時理獄訟勿使寃滯並若親覽

祠南郊恩詔

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乾覆布

玆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

祠南郊恩詔

奉時昭事虔薦蒼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並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改作南北郊詔

夫欽若昊天歷象無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鳥俯訓民時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簡求沃野具兹千畝庶允舊章

耕籍田詔

夫耕籍之義大矣哉粢盛由之而興禮節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眷言八政致兹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

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畝畒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䘏每使優遍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

豐年恩詔

今兹遠近雨澤調適其獲已及冀必萬箱宜使百姓因斯安樂凡天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討捕未擒者皆赦宥之侵割耗散官物無問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廢水旱不作無當時文例應追稅者并作田不登公格

者並停各備臺州以文最逋殿罪悉從原其有因饑逐食離鄉去土悉聽復業蠲課五年

幸蘭陵恩詔

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款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閒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至情貌孜孜若歸於父宜有以慰其此心並可錫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并普賚內外從官軍主左

右錢米各有差

推恩六親詔

推恩六親義彰九族班以侯爵亦曰惟允凡是宗戚有服屬者並可賜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為差次其有暱親自依舊章

停賀瑞詔

王公卿士今拜表賀瑞雖則百辟體國之誠朕懷良有多愧若其澤漏川泉仁被動植氣調玉燭治致太平爰

降嘉祥可無慙德而政道多鈌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遠臻寘貺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

罷祈禱詔

夫有天下者義非為已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兹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為朕祈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

建學詔

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齒讓自家刑國令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斆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遣皇子及王侯子弟入學詔

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遊咸在實惟前誥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啟元良齒讓自斯以降並宜隷

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弘經術詔

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疇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

又弘經術詔

建國君民在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

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啟庠斅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

問羣臣音樂詔

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下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記漢魏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朝宴失四懸之

儀歷年永久將墮於地朕昧爽坐朝思求厥旨而舊章
匪存未獲鳌正寤寐有懷所為歎息卿學術通明可陳
所見

罷鳳凰銜書詔

自宋齊以來有鳳凰銜書伎至是罷之

朕君臨南面道風盖闕嘉祥時至為媿已多假令巢侔
軒閣集同昌户猶當顧循寡德推而不居況於名實頓
爽自欺耳目一日元會太樂奏鳳凰銜書伎至乃舍人

受書升殿跪奏誠復興平前代率由自遠内省懷慙彌

與事篤可罷之

放遣後宫詔

宋氏以來竝恣淫侈傾宫之富遂盈數千推算五都愁

窮四海竝嬰羅冤横拘逼不一撫絃命管良家不被蠲

織室繡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和莫斯為甚凡後宫樂

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

給廩食

禁止宮人縱觀郊祀詔

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在致誠盡慤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茲禮幃宮廣設輜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昭感上靈屬車之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

南面詔

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便居東面

議洗匜詔

祭祀用洗匜中水盥仍又滌爵爵以禮神宜窮精潔而一罷之内雜用洗手外可詳議於是御及三公應盥各用一匜

守視晉宋齊諸陵詔

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毁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

差等品流詔

禮闈文閣宜率舊章貴賤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濟濟洋洋具瞻斯在頃因多難治綱弛落官非積及榮由幸至六軍尸四品之職青紫治白簿之勞振衣朝伍長揖卿相趨步廣闥並驅丞郎遂冠履倒錯珪甑莫辨靜言疚懷思返流弊且譏法惰官動成逋弛罰以常科終未懲革夫櫝楚申威蓋代斷趾笞捶有令如或可從外詳共平議務盡厥理

郊廟等令視散騎詔

南郊明堂陵廟等今與朝請同班於事為輕可改視散騎侍郎

散騎通直詔

在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奏帷幄員外常侍特為清顯陸始名公之胄位居納言曲蒙優禮方有斯授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尚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為顯爵員外之選宜參舊准人數依正員格

自是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員外視黄門郎

尚書五都詔

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每盡時彥庶同持領秉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

牙像詔

天慈普覆義無不攝方便利物豈有方所上虞縣民李肖之掘地得一牙像方減二寸兩邊雙合俱成獸形其內一邊佛像一十二軀一邊一十五軀刻畫明淨巧迹

妙絶將神靈所成非人功也中有真形舍利六馬東州昔經奏上未以為意而肖之衚慜縲紲東冶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顯發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兹寛大凡天下罪無輕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已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法身還臺供養

出阿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舍利髮爪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輿幸長干寺設無㝵法喜食詔曰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恒
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
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
往誥責歸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
不云乎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
眞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
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饑得食如
久别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士女霞布冠蓋雲集因

時布德允叶人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代牲詔

夫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蒸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帝從之

薦蔬詔

今雖無復牲腥猶有脯修之類即之幽明義為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衆議大餅代大脯餘悉用蔬菜

手詔何點

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蹔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

徵何點為侍中詔

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栖志窅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為政喉脣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為侍中

徵庾詵庾承先詔

明敭振滯為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道黃老該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激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

庶能屈志方冀鹽梅

臧盾兼領軍詔

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

授江革臨川王長史詔

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

臨川王長史

拜范述曾太中大夫詔

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疋

拜何遠給事黄門侍郎詔

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内榮以顯外迹可給事黄門侍郎

與陳慶之手詔

慶之轉東宫直閣隷領軍伐魏渦陽據其城乘勝前頓城父高祖手詔嘉之

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賔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以伏暅為豫章内史詔

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内史

遣豫章王北伐詔

廟謨已定王畧方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可便親戎以前啟行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綜董馭雄桀風馳次邁其餘衆軍計日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

授武陵王揚州刺史詔

負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

旌沈崇傃詔

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塋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為再朞之始雖即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

旌甄恬詔

朕虛己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

覽可旌表室閭

答徐勉修五禮詔

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答陶弘景請解官詔

卿遺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閒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燭二十挺

答陶弘景進寘通記詔

省疏并見周氏遺跡真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為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二唯增讚歎

與任昉詔

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答劉之遴詔

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傳尚闕之遴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

同與十科合三十事上之高祖詔答

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詞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禀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説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畧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温故可求别酬所問也

答周弘正詔

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奥東魯絶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没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瑯琊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畧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别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

贈柳慶遠詔

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矦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於懷宜追榮命以彰茂勲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矦如故謚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疋

贈王茂詔

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濶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於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

追封蕭穎胄詔

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聞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本官如故

贈范雲詔

追遠興悼常情所篤況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矦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

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賛義簡朕心雖勤非負勩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

贈袁昂詔

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宇凝素志誠貞方端朝燮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寔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疋蠟二百斤即日舉哀

贈蔡道恭詔

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陜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已忠果並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

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資給

贈張惠紹詔

張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懃義始績聞累任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彰勲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疋蠟二百斤謚曰忠

贈鄭紹叔詔

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

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矦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勲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賛心膂奄至殞喪傷痛於懷宜加優典隆兹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忠

贈馮道根詔

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馮道根奉

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疋謚曰威

贈呂僧珍詔

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為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搆茂勲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

逝傷慟於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侯

贈昌義之詔

護國將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幹畧沈濟志懷寬隱誠著運始効彰邊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并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賻錢二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謚曰烈

贈張弘策詔

亡從舅衛尉虞發所忽殞身祅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濶夷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絶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勲翼宣寡薄報効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愍

追贈張弘籍詔

亡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有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

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

贈孔休源詔

慎終追遠歷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沖邈升榮建禮譽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與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聘第一材一具布五十疋錢五萬蠟二百斤尅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子

贈蕭子顯詔

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令便舉哀

贈裴子野詔

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疋即日舉哀謚曰貞子

贈顧協詔

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闥内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曰温子

贈周捨詔

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

堅明志行閑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由資給謚曰簡子

又卹周捨詔

故侍中護軍將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单貧有過古烈往

者南司白濁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

賻陸雲公手詔

給事黄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䘏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疋

贈丘仲孚詔

豫章内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黄門侍

郎

卹何點詔

新除侍中何點棲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財二萬布五十疋喪事所須內監經理

謚庾詵貞節處士詔

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

于懐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

贈臨川王宏詔

侍中太尉臨川王宏器宇冲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於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啓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歴位台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燮贊儀刑列辟天不慭遺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慟于厥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黄鉞王如故

贈南平王偉詔

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愼終追遠列代通規故侍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偉器宇宏曠鑒式弘簡爰在弱齡清風載穆翼佐草昧勲高樊沔契濶艱難劬勞任寄及贊務論道弘兹衮職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宜隆寵命式昭茂典可贈侍中太宰王如故

贈鄱陽王恢詔

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閑朗器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於從政嘉猷載緝方入正論道弘燮台階奄焉薨逝朕用傷慟于厥心宜隆寵命以申朝典可贈侍中司徒王如故

改封南昌公為侯詔

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貽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翌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為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以尚也朕膺歷

受圖惟新寶命革革玉帛升隆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勲義兼懐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為侯食邑千户

齊世王侯降封詔

興運升降前代舊章齊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効著艱難者别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

詔許慧詔

大中大夫王敬胤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蘆蓌籍下一枚覆上氣絶便沐浴藍輿載

尸還墟中敬脩外甥許

慧詒因阮研以聞詒曰

敬脩令其息崇素氣絶便沐浴籍以二蘆蓆鑿地周身

歸塟忠矦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于

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令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

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毀屍巳甚父可以訓子子亦

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親之情籍土而塟亦通人

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

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敎無

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

責蕭昱詔

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自還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並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為平陰令興為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即是光武猶子昱之才地豈得比類馬往歲處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續用為招遠將軍鎮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太

守復云内地非顧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不為薄藪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産兄景今正居藩鎮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於理既表解職可聽如啟

責西豐侯正德詔

武帝初養正德爲子及生昭明正德還本心常怏怏爲輕車將軍奔魏復逃歸特復本封普通六年隨豫章王北侵棄軍委走下獄帝詔之徙臨海郡

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畧人子女徐敖非獨失其配匹乃横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爲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逾

甚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
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
前驅豈謂汝狠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
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勅所在給汝稟餼
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

光宅寺金像詔

銅初不送何緣乃爾豈不以真相應感獨表神竒乎可
鐫著花趺以為靈誌

寬禁誌公詔

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其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于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

敕

手敕何胤藝文載沈約為高祖作但既係手敕應非代言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

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藴方策息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汩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傾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

與何胤勑

高祖凡再勑肏於是遣何子朗等於東山受學肏以若邪廹隘不容生徒遷秦望山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奬其風未移當扆興言為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

比歲學者殊為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為之慨然卿居儒宗無以德素當勅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思深誨誘使斯文載興

又

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

脩兄點卒高祖勅與脩

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窅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

勅昭明太子

太子性至孝母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高祖遣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食雖屢奉勅勸逼日進一溢不嘗菜果之味

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為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

勅報皇太子

武帝銳意儒雅疎簡刑獄姦吏招權巧文弄法簡文為皇太子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帝手勅報之竟弗之從

頃年以來處處之役惟資徒讁逐急充配若科罝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為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

答皇太子請御講勅

省啟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日萬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觽扆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為勞楚君旰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勅

又

省重啟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未入國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須經計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無款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揚阜猶云可悲况今𠓗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惟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如履霜𠬸以朽索馭六馬豈是為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日汝等必欲

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也越勅

又

省汝等啟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勅

越勅

答晉安王請開講啟勅

省啟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內外衆縁憂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為未體國也越勅

答晉安王謝開講般若啟勅

省啟具知為汝講金字般若波羅密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裔畢集連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慶寔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調養

慎勿牽勞尚有兩旬日數猶奢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
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答菩提樹頌手勅

省啟覽所上菩提樹頌据採致佳辭味清淨仰讚法王稱歎道樹意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越勅

答晉安王謝幸善覺寺啟勅

汝所營建慈悲寶刹諸佛威神不營多功纔欲運力即

便竪立幽顯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此以為恨耳越勅

勅貞陽侯淵明

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以淵明都督諸軍趣彭城淵明師次吕梁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魏遣將赴救兵敗被執

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讎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沈孤城自殄慎勿妄動

手勅劉之遴

之遴領步兵校尉出為郢州行事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勅遂為有司奏免

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

賜陸倕勅

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為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疋

手勅張率

率為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奏待詔賦高祖手勅答之

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責賀琛勅

琛遷散騎常侍是時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啟陳事條封奏高祖大怒召主書口授勅責琛琛但謝過不敢復有指斥

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

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
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
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
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
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
鐏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
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
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

無慮逃咎堯為聖主四凶在朝况乎朕也能無惡人但
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
出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
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
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為闇主卿又
云東境户口空虚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
云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
貪殘並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

渴廉平掣肘寔為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飈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一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

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游緩事則家業貧窶勤修產業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

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僱借以成其

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勲附若兩掖亦復不闗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為少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

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為朝廷為之傅翼卿以朝廷為恃乃自甘之當思致恃所以卿云宜遵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床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

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覩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忘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

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令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事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又云治署郎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

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為討召若為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殺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為先須

内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内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内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

勑

勑答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蹟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

虛畫瘡痏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甕之蠹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息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濶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為言祭義云惟孝子為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齊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勑光禄大夫江蒨

倩子紅幼有孝性父患眼經夢一僧云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莫能解者草堂寺智者法師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倩乃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勅答云云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依夢取水洗眼及煑藥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顔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

勅沈約撰佛記序

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

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旨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為脣筆不以故指勅闡等結序末體又似小異

與周捨論斷肉勅

法寵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即是經之羅刹

又

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鴟鴉鴿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麞鹿雉兎充滿野澤亦不曾見有一自死者而覓死肉其就屠殺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為正為諸僧尼作離苦因緣

又

衆生所以不可殺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戸蟲經亦說有八十億萬戸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是斷八萬戸蟲命自

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煮若炙此斷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覩其中大者灼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此寔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

衆生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為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為惡業復倍於前所以

如此既親違經教為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即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為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䝉矛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

又

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悶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曾有律儀所以爾者睡眠等非

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殺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殺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挾齒齧動身口業則失身口戒爾時律儀無作即斷不續既失不殺戒亦損汙餘戒所以爾者旃陀羅人為屠肉時為何等人殺正為食肉者若食肉者即有殺分於不殺戒即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殺生分於不殺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

者是知善律儀人受諸殺分是不殺戒即時便缺別解
脫戒不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
心惡律儀即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
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
少殺分不殺律儀即時亦斷菩薩人特心戒故自無有
食衆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答曹思文勑

具一二緘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減聖難以聖責

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畧成可息

喻智藏勑

求空自閒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寔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别之際能無悢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

勑答釋明徹

徹受學僧祐隨出陽都住建初寺天監初自荆州還都二宫周供寒暑優洽遘疾將卒奉表告

梁武帝

答之

省䟽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過甚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惟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歘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懣不復多云

勑答僧正南澗寺沙門慧超

齊隆寺法鏡殂殁慧超啓釋法寵鎮之勑曰

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俠性欲不事形勢慈
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

手勑江革

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

制

與羣臣論明堂制

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户以茅蓋屋上圓下
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窓四達明堂

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
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
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
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
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
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

又制

朱异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右个聽朔既
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帝又制曰

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虧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内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别差無相干

駁慈母服議制

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

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

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内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

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

唱斷肉經竟制

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未遍互言無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所道所以唱此革屣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為此三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

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乾斷皮革不得著革屣若開皮革得著革屣者亦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了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云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尼乾者諸有所舍若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頓同凡著一革屣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無量身命况

日日餐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並斷肉于時諸僧乃無復往復恐諸小僧執以為疑方成巨弊所以唱此不受革屣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生經為父母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忍食噉衆生已不能投身餓虎割肉貿鷹云何反更噉他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

卌

諡始興王册

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為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勲利民之厚德井濶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兼大鴻臚程爽諡曰忠武魂而有靈歆兹顯號

璽書

賜左丞范鎮璽書

王亮仕齊義師至新林百官皆送誠款亮獨不遣高祖踐祚授侍中中書監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詔廢為庶人復下璽書詰縝縝答支離而已

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諂事江祏為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啟靡請罪朕録其白旗之來貫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

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

令

霸府去苛令

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癈主棄常自絶宗廟窮㐫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癘轉死溝渠曽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宫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

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兹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霸府禁奢令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宮

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氷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

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斵雕為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絶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饗絶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甿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朞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寔望多士得共此心外可詳為條格

閱武堂大赦令

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禍挺動植虐被人鬼社廟之危蠢焉如綴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里眷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厲其忘生之志雖寶歷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難虐政橫流為日既久同惡相濟諒非一族仰稟朝命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釁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𢙣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

申飭刑政令

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寔多門有殊衛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閽尹有翁媼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寃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己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寔在兹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

初封梁王下國中恩令

孤以虛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軌前烈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守愚節終隔體諒羣后百司重茲敦奬勉茲厚顏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歎息思弘政塗莫知津濟邦甸初啟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

統亦同蠲蕩

掩骼令

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瘞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即為埋掩建康城内不達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

檄

移京邑檄

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

後亨資多難以啟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歷並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貽往策獨夫擾亂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淫縱歲月滋甚挺虐於髫鬋之年植險於髫丱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靦無哀色懽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至於選采妃殯姊妹無別招侍巾櫛姑姪莫辨掖庭有稗販之名姬姜被干戈之服至乃形體宣露褻衣顛倒斬斮其

間以為歡笑騁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産盈路輿尸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刼掠剽虜以日繼夜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淫酗營肆酣歌壚邸寵恣愚豎亂惑妖孽梅蟲兒茹法珍臧獲厮小專制威柄誅翦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搢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渭陽餘感或勲庸允穆或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

事居俱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虀粉
孩稚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代誠貫
幽顯往年寇賊遊魂南鄭危逼扳(?)刄飛泉孤城獨振及
中流逆命憑陵京邑謀猷禁省指授羣帥尅翦鯨鯢清
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力喪魂義夫奪
膽投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景從愚智競赴復誓旅江
甸奮不顧身奬厲義徒電掩彊敵尅殲大憝以固皇基
功出桓文勳超伊呂而勞謙省己事昭心迹功遂身退

不祈榮滿歆賞未聞禍酷遄及預稟精靈孰不寃痛而羣孽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陽驅扇逋逃拍逼亡命潛圖密構規見掩襲蕭右軍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於色奇謀宏振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於悖禮違教傷化虐人射天彈路比之猶善刳胎斮脛方之非酷盡寓縣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兔不能盡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記昏君暴后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既人神乏主宗稷阽危海內沸騰氓庶板蕩百姓懍

懔如崩厥角蒼生喁喁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傾覆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昭靈神祥啓元龜符驗當璧作鎮陝藩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樂推右軍蕭穎胄征虜將軍夏侯詳並同心翼戴即宫舊楚二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康哉之盛在乎兹日然帝德雖彰區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仰禀宸規率前啟路即日遣冠軍竟陵内史曹景

宗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驥騄爲羣鶩視爭先龍驤並
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
率三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推鋒扼險斜趣白城
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檝
衝波噎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
蕭憺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沿波馳艓掩
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
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守崔僧

李並肅奉明詔龔行天罸蜀漢果鋭泝流而下淮汝勁
勇望波遡騖幕府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
冀馬概金沸地鳴鼙聒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寓方舟千
里駱驛係進蕭右軍討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
鈞匡世擁荆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衛輿輦
旍麾所指威稜無外龍驤虎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
禮海昏廓清神甸埽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決
懸河而注熛爐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梅蟲

兒茹法珍而已諸君咸世胄羽儀書勲王府皆俛眉姦
黨受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為福並誓河岳永紆
青紫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兹罔赦所謂
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
如白水

表

申飭選人表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

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盆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輿徵之恩金張許史忠㑺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諜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冐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為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徵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冐籍升

降行能藏否或素定懐抱或得之輿論故得簡通賔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懐質抱眞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絶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奬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崖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懐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

元立年居皁隷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禄之家無意為善布衣之士肆心為惡豈所以弘奬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刋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寔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臣總司内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彛倫自穆憲章惟允

請徵補謝朏何胤表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膚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寔避昏時

家膺鼎食而玤兹橡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為恥況乎夂藴瑚璉暫猒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叅賛萬機寔賴羣才共成棟榦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庭

喻袁昂手書

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就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横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况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

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為掎角沈法瑀孫肸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

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

與蕭寶寅書

寶寅本齊建安郡王高祖克建業殺其兄弟寶寅潛逃入魏封齊王高祖遣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魏除寶寅為鎮東將軍拒之高祖手書與寶寅寶寅表送其書陳忿毒之意魏朝為之報答

謝齊建安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

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為強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盡心內外大勲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

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拯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晊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絶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為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為李繼

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訓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較計繼伯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横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眞其時矣雖然為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

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為韓信受困野雞

答蕭穎胄書

高祖將起義師東昏以劉山陽為巴陵太守使就蕭穎胄以襲襄陽及至巴陵高祖遣王天獸賚書與穎胄以疑山陽山陽果疑不上穎胄乃斬天獸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遽便進兵恐非廟筭高祖答之發襄陽穎胄領兵會于軍

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况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

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令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

與何胤書

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内絶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為樂土僕推遷簿宦自東徂西曙言素對用成睽

闗傾首東顧曷曰無懐疇昔憔遇曳裾儒肆寔欲卧遊千載吹漁百氏一行為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尅黜豐禍思得矚眷諮款寫情古昔夫豈不懐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棲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理存用捨義貴随時往識禍萌寔為先覺趍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為邦貧賤㦸恥好仁由已幸無凝滯此别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

答陶弘景論書書一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麄健恐非眞蹟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答陶弘景論書書二

又省别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嬿

非孅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擊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

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旣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真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答陶弘景論書書三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異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給事黄門二紙為任靖書觀所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雜便當非靖書復當以點畫波撆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跡并摹者並付反

答陶弘景論書書四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

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答陶隱居書

知欲徙卜想諧請幽勝謀及蓍龜但遷徙之日為當使人為當使鬼猶躕躕因地其不滅也

報侯景書三首

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又

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

又

朕為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啟也

與始興王憺書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竝驅爭先

脚氣帖

數朝脚氣轉動不得多有憂懸情也二謝處委曲復當有情故舊數有書問不可復有興也知何時再言話報之

曹郢州帖

衆軍行人最令封如别曹郢州近遣樊士眞領三百人

猶在漁湖其應用行合應有四千人故指白

序

為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振

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種更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塗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絶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答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

記

立神明成佛義記

夫涉行本乎立信信立由乎正解解正則外邪莫擾信立則內識無疑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何者顧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

本之性不移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迴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

暗心莫改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爲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爲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而心爲其本未曾異矣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

輿駕東行記

有覆船山酒罌山南次高驪山傳云昔有高驪國女來東海神乘船致酒禮聘之女不肯海神撥船覆酒流入

曲阿故曲阿酒美也

連珠

連珠三首

蓋聞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寧為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無濟至德由乎兩忘

蓋聞一眚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纇盈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

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弦動而隼落

賜到溉連珠一首

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

箴

凡百箴

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之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正

一作止厥身亦喪厥命惟慈惟恕惟孝惟敬嚴惟率下直惟厥正如彼互鄉如彼暴虎家聲不建有忝爾祖思之既熟決意而行臨難必勇見義忘生門有賢良家有忠貞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嵩山落峰高樹折枝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勿謂人微而以自輕張他疑為卒李衡為兵忠信孝友皆以揚名有黃叔度父牛醫者聲高海內名重天下伊尹負鼎太公屠

肉甯戚飯牛傅說版築皆王霸師世受爵禄誡爾凡百勿戾勿昏人無貴賤道在則尊余重告爾莫自抑卑疑

克家棟梁唯斯為吉水清照淨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與哲人勿謂斯難

銘

硯銘

音[illegible]德道

假[illegible]圖之

文

即位告天文

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帝齊氏以歷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炎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民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羣慝是崇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俾溥天惴惴

將墜於深壑九服八荒之內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

匡救無術臥薪待然援天靡訴衍投袂星言摧鋒萬里

厲其掛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銜膽誓衆覆鋭屠堅建

立人主克翦昏亂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實有

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

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

邇罔不和會於是羣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

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援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辭不

攫許仰廹上玄之睠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靈是饗

捨道歸佛文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

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登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迹於天中爍靈義於象外度羣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絶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遂乃湛説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

不逢植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躭事老子歴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弟子蕭衍和南

金剛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

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派别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眞法才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至言其歸一揆莫非無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為殊失就無求也彌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内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眞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眞俗同棄本迹俱冥得之於心然後為法是以無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

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恒沙衆生皆為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其處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剛般若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金剛般若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縁同時集會哀憐萬品護念羣生引入慧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金牒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行自在無復塵勞稽首敬禮常

住三寶

摩訶般若懺文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我淨蓋眞常之妙本無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别之路興眞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顛倒我人之所彌見愚癡取舍有無之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絶言實法唯一眞如不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蕩示之以寘滅百

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無復塵勞解脫清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旨終歸一趣莫非第一義諦悉是無上法門弟子頗學空無深知虛假王領四海不以萬乘為尊攝受兆民彌覺萬幾成累每時丕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乾歎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般若舟航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慧命須菩提願諸衆生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

若識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恒空無生法忍自然具足

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斷酒肉文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内懐忿異凡出家人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者

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為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

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必不犯令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令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令出家人噉食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踈者則有隱避如是為行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

不如我道眞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為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懐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為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已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為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内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為法本存遠因在於即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已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眞實語便復信

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

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噉

食魚肉或云肉非己殺猶得自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

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

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為利殺衆生以

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呌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

設罝罘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

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

儀捕害衆生此人為當專自供口亦復别有所擬若别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為師長或為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即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懷内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

八不及外道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已法受烏戒人受烏戒施受鹿戒人受鹿戒施烏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終不覆戒受烏戒施令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即飲酒閙衆惡門入即噉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是何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别氣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眞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僧尼猶生躭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

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故復可可至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并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某甲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浮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

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

門行井竈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薰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是則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業更非異事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如此飲酒

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𨈆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户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為

諸僧尼講四相品四中少分諸僧尼常聽涅槃經為當曽聞此說為當不聞若已曽聞不應違背若未曽聞今宜憶持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不從師教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為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

菩提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
槃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河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
四禪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
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者是障
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
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為言障三十七
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眞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
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願若

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脱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方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

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為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鵄鴞嗜鼠蝍蛆甘蝍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於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寧有知勝諸衆生

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懐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愍懃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實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衆生同名為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為近切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生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衆生是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

是自煮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炙因噉
食衆生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剥因噉食衆生是斷
頭因噉食衆生是斷手因噉食衆生是斷足因噉食衆
生是破腹因噉食衆生是破背因噉食衆生是刳腸因
噉食衆生是碎髓因噉食衆生是抉目因噉食衆生是
割鼻因噉食衆生是截耳因噉食衆生是貧窮因噉食
衆生是下賤因噉食衆生是凍餓因噉食衆生是醜陋
因噉食衆生是聾因噉食衆生是盲因噉食衆生是瘖

因噉食衆生是痙因噉食衆生是跛因噉食衆生是蹇因噉食衆生是瘡因噉食衆生是瘍因噉食衆生是疥因噉食衆生是癬因噉食衆生是瘤因噉食衆生是癭因噉食衆生是瘑因噉食衆生是疵因噉食衆生是癰因噉食衆生是瘌因噉食衆生是痔因噉食衆生是疽因噉食衆生是瘻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致蚤因噉食衆生是致虱因噉食衆生是致蚊因噉食衆生是致虻因噉食衆生是遭毒蟲因噉食衆生是遭惡

獸因噉食衆生是病瘦因噉食衆生是寒熱因噉食衆生是頭痛因噉食衆生是心痛因噉食衆生是腹痛因噉食衆生是胸痛因噉食衆生是背痛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噉食衆生是足痛因噉食衆生是髓痛因噉食衆生是腸痛因噉食衆生是筋縮因噉食衆生是胃反因噉食衆生是脈絶因噉食衆生是血流因噉食衆生是咽塞因噉食衆生是喉痛因噉食衆生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水病因噉食衆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食衆

生是五臟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六腑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癩因噉食衆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是四百四病一切衆病因噉食衆生是熱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是受壓因噉食衆生是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風因噉食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刼因噉食衆生是遭賊因噉食衆生是鞭因噉食衆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因噉食衆生是督因噉食衆生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因

噉食衆生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因噉食衆生是閉因
噉食衆生是生苦因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是
病苦因噉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衆生是怨憎會苦因
噉食衆生是愛别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噉
食衆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因噉食衆生
是壞苦因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因
噉食衆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衆合地獄因噉
食衆生是呌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呌喚地獄因噉

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千鬲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鬲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為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

途舉要為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

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於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

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為怨對可為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當思一事凡噉食眾生是一切眾生惡知識是一切眾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為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出惡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難者此

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

便

斷酒肉文二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若以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羣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為蔣帝齋所以皆

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將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斷酒肉文三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

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户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為外司聽察所得若為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犍搥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寂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忘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

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密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䭾天神毘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毘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迦王阿修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毘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咒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娑

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仄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刳心擲地以示僧尼丐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

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當先自為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至於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為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

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使弟子不續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舉治者當反任罪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毘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別宣意

斷酒肉文四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强現無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

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為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為善惑就善惑中重為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

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强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為生類皆多冷血腥為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即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所執犹魚

肉者便謂為温為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為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為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内外衆魔共相嬈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内無正

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墜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内心麤惡見人勝已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

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為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

樂府

芳樹

緑樹始搖芳芳生非一葉一葉度春風芳華自相接雜色亂參差衆花紛重疊重疊不可思思此誰能愜

有所思

誰言生離久適意與君別衣上芳猶在握裏書未滅腰

閶雙綺帶夢為同心結常恐所思露瑤華未忽折

臨高臺 樂府作簡文令從玉臺作武帝

高臺半行雲望望高不極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髣髴洛陽道道遠難別識玉階故情人情來共相憶

雍臺

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綺窻蓮花掩網戶琉璃開羊茸臨紫桂蔓延交青苔月沒光陰盡望子獨悠哉

長安有狹邪行 帝王集作梁武帝者非

洛陽有曲陌曲陌不通驛忽遇二少童扶轡問君宅我宅邯鄲右易憶復可知大息組絪緼中息佩陸離小息尚青綺緫轡遊南皮三息俱入門家臣拜門垂三息俱升堂吉酒盈千巵三息俱入户户内有光儀大婦理金翠中婦事玉觿小婦獨閒暇調笙遊曲池丈人少裵徊鳳吹方參差

擬青青河畔草

幕幕繡户絲悠悠懷昔期昔期久不歸鄉國曠音徽音

徹空結遲半寢覺如至既寤了無形與君隔平生月以雲掩光葉以霜催老當途競自容莫肯為妾道

擬明月照高樓

圓魄當虛闥清光流思延延思對孤影悽怨還自憐臺鏡早生塵匣琴又無絃悲慕屢傷節離憂亟華年君如東扶景妾似西柳煙相去既路迥明晦亦殊懸願為銅鐵轡以感長樂前

闇闔篇

西漢本佳妍金馬望甘泉衛尉屯兵上期門曉漏傳猶重河東賦欲知追神仙羽騎凌雲轉閶闔帶空懸長旗掃月窟鳳跡輾星躔但使丹砂就能令憶萬年

邯鄲歌

回顧灞陵上北指邯鄲道短衣妾不傷南山為君老

子夜歌二首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朱口發艷歌玉腊弄嬌絃

朝日照綺窻光風動紈羅巧笑蒨兩犀美目揚雙蛾

子夜四時歌

春歌四首

階上香入懐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来不可限

蘭葉始滿池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憐意摘以寄心知

朱日光素冰黄花映白雪折梅寄佳人共迎陽春月

花塢蝶雙飛柳堤鳥百舌不見佳人来徒勞心斷絶

夏歌四首

江南蓮花開紅光照碧水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異

閨中花如繡簾上露如珠欲知有所思停織復踟躕

玉盤著朱李金杯盛白酒雖欲持自親復恐不甘口

含桃落花日黃鳥營飛時君住馬已疲妾去蠶欲饑

秋歌四首

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

七采紫金柱九華白玉梁但歌雲不去含吐有餘香

吹漏未可停絃斷更當續俱作雙絲引共奏同心曲

當信抱梁期莫聽迴風音鏡中兩人髻分明無兩心

冬歌四首

寒閨動黻帳密筵重錦席賣眼拂長袖含笑留上客

别時烏啼户今晨雪滿墀過此君不返但恐緑鬢衰

果欲結金蘭但看松柏林經霜不墮地歲寒無異心

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君志固有在妾軀乃無依

歡聞歌二首

豔豔金樓女心如玉池蓮持底報郎恩俱期遊梵天

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遊女不可求誰能息空陰

團扇歌

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團月清風任動生嬌香承意發

碧玉歌

杏梁日始照蕙席歡未極碧玉奉金杯綠酒助花色

上聲歌

花色過桃杏名稱重金瓊名歌非下里含笑作上聲

襄陽白銅鞮歌三首

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沾羅衣

草樹非一香花葉百種色寄語故情人知我心相憶

龍馬紫金鞍翠毦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楊叛兒

桃花初發紅芳草尚抽綠南音多有會偏重叛兒曲

白紵辭二首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琯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

纖腰嬝嬝不任衣嬌怨獨立特為誰赴曲君前未忍歸

上聲急調中心飛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矦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一作提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東飛伯勞歌一云絡古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黄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兒女對門居開顔發豔照里閭南窻北牖掛明光羅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幾十五六窈窕無雙顔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藝文作桂月

江南弄七曲以下雜言

古今樂録曰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

江南弄

和云陽春路娉婷出綺羅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緑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

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龍笛曲

和云江南音一唱值千金

美人綿眇在雲堂雕金鏤竹眠玉牀婉愛寥亮繞虹梁

繞虹梁流月臺駐狂風鬱徘徊

採蓮曲

和云採蓮渚窈窕舞佳人

遊戲五湖採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為君豔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採蓮曲

鳳笙曲

和云弦吹席長袖善留客

綠耀尅碧彫琯笙朱脣玉指學鳳鳴流速參差飛且停飛且停在鳳樓弄嬌響間清謳

採菱曲

和云菱歌女解佩戲江陽

江南稚女珠腕繩金翠搖首紅顏與桂棹容與歌採菱歌採菱心未怡翳羅袖望所思

遊女曲

和云當年少歌舞承酒笑

氛氳蘭麝體芳滑容色玉耀眉如月珠佩婐姬戲金闕戲金闕遊紫庭舞飛閣歌長生

朝雲曲

和云徙倚折耀華

張樂陽臺歌上謁如寢如興芳晻曖容光既豔復還没復還没望不來巫山高心徘徊

上雲樂七曲

鳳臺曲

和云上雲眞樂萬春

鳳臺上兩悠悠雲之際神光朝天極華蓋遏延州羽衣昱燿春吹去復留

桐柏曲

和云可憐真人遊

桐柏真昇帝賓戲伊谷遊洛濵參差列鳳管容與起梁塵望不可至徘徊謝時人

方丈曲

方丈上崚層雲挹八玉御三雲金書發幽會碧簡吐玄門至道虛凝宴然共所遵

方諸曲

和云方諸上可憐歡樂長相思

方諸上上雲人業守仁摐金集瑤池步光禮玉晨霞蓋容長肅清虛伍列真

玉龜曲

和云可憐遊戲來

玉龜山真長仙九光耀五雲生交帶要分影大華冠晨纓耇(一作壽)如玄羅出入遊太清

金丹曲

和云金丹會可憐乘白雲

紫霜耀絳雪飛追以還轉復飛九真道方微千年不傳一傳奝雲衣

金陵曲

句曲仙長樂遊洞天巡會跡六門揖玉板登金門鳳泉迴肆鷺羽降尋雲鷺羽一流芳芬鬱氛氳

詩

逸民四言

如𪈆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遊魚魚

有浮沈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直石頭以下五言

率土皆王土安知全高尚東壟棄黍稷西遊入卿相屬逢利建始投分參末將尺寸功未施河山賞已諒攝官因時暇曳裾聊起望鬱盤地勢遠參差百雉壯翠壁絳霄際丹樓青霞上夕池出濠渚朝雲生疊嶂籠鳥易為恩屠羊無飾讓泰階端且平海水本無浪小臣何日歸頓轡從閒放

答任殿中宗記室王中書別

帝初仕齊爲隨王鎭西諮議參軍隨王鎭荆州帝赴鎭時同列以詩送別

問我去何節光風正悠悠蘭華時未晏舉袂徒離憂緩客承別酒鳴琴和好仇清宵一已曙藐爾泛長洲眷言無歇緒深情附還流音旋

宴詩

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九夷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岐陽書記傳

首夏泛天池

薄遊朱明節泛漾天淵池舟楫互容與藻蘋相推移碧沚紅菡萏白沙青漣漪新波拂舊石殘花落故枝業軟風易出草密路難披

登北顧樓

歇駕止行警迴輿暫遊識清道巡丘壑緩步肆登陟鴈行上差池羊腸轉相逼歷覽窮天步矖矚盡地域南城連地險北顧臨水側深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石若構新洲花如織

天安寺疏圃堂

乘和蕩猶豫此焉聊止息連山去無限長洲望不極參差照光彩左右皆春色掩曖矚遊絲出沒看飛翼其樂信難忘儵然寧有飾一作極

籍田

寅賓始出日律中方星鳥千畝土膏紫萬頃陂色縹嚴駕佇霞㫛浥露逗光曉啟行天猶暗伐鼓地未悄蒼龍發蟠蜿青旂引窈窕仁化洽狹蟲德令禁胎夭耕藉乘

月映遺滯指秋杪年豐廉讓多歲薄禮節少公卿秉耒

耜庶甿荷鉏耰一人慙百王三推先億兆

撰孔子正言竟述懷詩

隋志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

志學恥傳習弱冠闕師友愛悅夫子道正言思善誘刪

次起實沈殺青在建酉孤陋乏多聞獨學少擊叩仲冬

寒氣嚴霜風折細柳白水凝澗谿黄落散堆阜康哉信

股肱惟聖歸元首獨歎予一人端然無四友

遊仙

水華究靈奥陽精測神秘具聞上仙訣留丹未肯餌潛名遊柱史隱迹居郎位委曲鳳臺日分明柏寢事蕭史暫徘徊待我升龍轡

遊鍾山大愛敬寺

曰予受塵縛未得留蓋纏三有同永夜六道等長眠才性之方便智力非善權生住無停相刹那即徂遷歎逝比悠稔交臂乃奢年從流既難反弱喪謂不然二苦常

追隨三毒自燒然貪癡養憂畏一作愛熱惱坐焦煎道心
理歸終信首故宜先駕言追善友回輿尋勝緣面勢周
大地縈帶極長川稜層疊嶂遠迤邐隥道懸朝日照花
林光風起香山飛鳥發差池出雲去連綿落英分綺色
墜露散珠圓當道蘭藿靡臨階竹便娟幽谷響嚶嚶石
瀨鳴濺濺蘿短未中攬葛嫩不任牽攀緣傍玉澗褰陟
度金泉長途弘翠微香樓間紫烟慧居超七淨梵住踰
八禪始得展身敬方乃遂心虔菩提聖種子十力良福

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中天一道長死生有無離二邊何待空同右豈羡汾陽前以我初覺意貽爾後來賢

會一作述三教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册仁恕滿丹青踐言貴去伐為善存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妙術鏤金版眞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窮源無二聖

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云萠大雲降大雨隨
分各受榮心想起異解報應有殊形差池宜作意深淺
固物情

和太子懺悔太子即簡文

玉泉漏向晝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
湯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蔓草獲再鮮落花蒙重榮闕

十喻五首

幻

揮霍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窠出八珍對見不可信熟視事非眞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如炎

亂念矚長原倒見望遥扃逶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惚逼渴愛渴心生

靈空

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過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遠十相法靈沖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乾闥婆

靈海自已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闥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玄又玄

夢

甘寢隨四坐益睡依五衆違從競分諍美惡相戲㝵出家為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眞實聞見皆靈洞長眠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代蘇屬國婦

良人如我期不謂當過時秋風忽送節白露凝前基愴愴獨涼枕慅慅孤月帷忽聽西北鴈似從東海湄果銜萬里書中有生離辭惟言長别矣不復道相思胡羊久剽奪漢節故支持帛上看未終臉下淚如絲空懷之死

誓遠勞同穴詩

古意二首

飛鳥起離離驚散忽差池噭嘈繞樹上翩翩集寒枝既悲征役久偏傷壠上兒寄言閨中妾此心詎能知不見松蘿上葉落根不移

當春有一草緑花復垂枝云是忘憂物生在北堂陲飛飛雙蛺蝶低低兩差池差池低復起此芳性不移飛蝶雙復隻此心人莫知

擣衣

駕言易水北送別河之陽沈思慘行鑣結夢在空牀既寤丹緑謬始知紈素傷中州木葉下邉城應早霜陰蟲日慘烈庭草復芸黄金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嫋嫋同宫女助我理衣裳參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揚輕羅飛玉腕弱袖低紅粧朱顔日已興眄睇色增光擣以一匪石文成雙鴛鴦制握斷金刀薫用如蘭芳佳期久不歸持此寄寒鄉妾身誰與容思君苦入腸

織婦

送别出南軒離思沈幽室調梭輟寒夜鳴機罷秋日良人在萬里誰與共成匹願得一迴光照此憂與疾君情儻未忘妾心長自畢

戲作

宓妃生洛浦遊女出漢陽妖閑逾下蔡神妙絶高唐緜駒且變俗王豹復移鄉况兹集靈異豈得無方將長袂必留客清哇咸繞梁燕趙羞容止西施慙芬芳徒聞珠

可美定自泛明璫

七夕

白露月下團秋風枝上鮮瑶臺含碧霧羅幕生紫烟妙會非綺節佳期乃涼年玉壺承夜急蘭膏依曉煎昔悲漢難越今傷河易旋怨咽雙念斷悽悼一作切兩情懸

紫蘭始萌

種蘭玉臺下氣暖蘭始萌芬芳與時發婉轉迎節生獨使金翠嬌偏動紅綺情二遊何足懷一顧非傾城羞將

苓芝侶豈畏鶗鴂鳴

邊戍

秋月出中天遠近無偏異共照一光輝各懷離别思

詠舞

腕弱復低舉身輕由囘縱可謂寫自歡方與心期共

詠燭

堂中綺羅人席上歌舞兒待我光泛灔為君照參差

詠筆

昔聞蘭蕙月獨是桃李年春心倘未寫爲君照情筵

詠笛

柯亭有竒竹含情復抑揚妙聲發玉指龍音響鳳凰

答蕭琛

高祖任西邸早與琛狎每朝宴呼爲宗老琛奉陳昔恩以早進中陽凤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

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

賜謝覽王暕詩

謝覽侍武帝坐受勅與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帝賜詩云

雙文旣後進二少寔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賜張率

率侍武帝遊宴賦詩帝別賜率詩

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

戲題劉孺手板

武帝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劉孺張率並醉未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

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乆遲回

覺意詩賜江革

革精信因果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賜革覺意詩五百字

唯當勤精進自强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

送始安王方畧入關

帝結好於魏遣始安王方畧入關送之作詩

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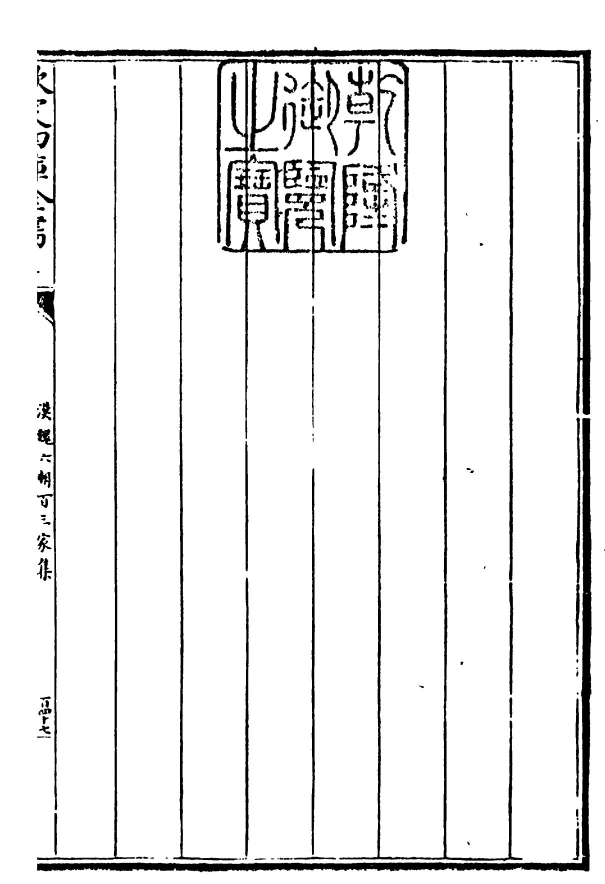
聯句

清暑殿效柏梁體

居中負扆寄纓紱帝言慙輻輳政無術新安太守任昉至德無垠愧違弼侍中徐勉燮贊京河豈微物丹陽丞劉汎竊侍兩宮慙樞密黃門侍郎柳憕清通簡要臣豈泊吏部郎中謝覽出入帷扆濫榮秩侍中張卷複道龍樓歌楙實太子中庶子王峻空班獨坐慙羊質御史中丞陸杲嗣以書記臣敢匹右軍主簿陸倕謬參和鼎講畫一司徒主簿劉沿鼎味參和臣多匱司徒左西屬江曹

聯句詩

傾城非人美十載難重逢雖懷軒中意愧無鬢髮容


乾隆御覽之寶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